

金山文史資料

第七期

政协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革命回忆录	回忆《新华日报》(连载)	范剑滢	1
经济史话	朱泾万鼎顺酱园	李升文	8
	万顺昌酱园百年沧桑	沈毅	15
	亭林水路交通的演变	沈毅	18
	朱洪济中药店	朱子云	21
	松隐民办电灯厂的创建和被毁	朱子云	22
人物春秋	高平子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封	高 铮	
	程汉林冤案平反简述	沈毅	23
	周瞻歧事略	沈毅	27
	热心公益的蔡模先生	潘晋元	30
	华吟梅及其逝作选登	《松隐乡志》编写组	33
	亭林名医戴访雪	王润乾摘自《亭新乡志资料》	39
	忆我友钱双米先生	陆治钊	40
	蛇医陈士康	朱明元 张京林	43
	土皇帝王家骏	顾文武 徐义平口述 徐伯勤整理	46

	农民总路线泾警察分局	俞剑峰	49
	万鼎顺眷园发生的三件事	宋顺康 郭英采访洪福 钱荣国整理	50
社	绑 票	初在川 李水涌	52
会	处决恶霸	杨在川 李水涌	53
	采复会的始末	杨在川 李水涌	54
掠	“五四”时期张堰镇的罢课罢市	梁向东	56
影	盛永鹤医师迫害记	顾毓安	58
	钱尚门的丧事 ——儿时回忆之三	钱振华	59
	松隐燕衣队	《松隐乡志》编写组	61
	日军“清乡”时期的王瑞峰部队	朱明元 张京林	63
敦	谁有权创办金山第一所公立初中、初师? ——金山县议会和教育局之争	钱荣国	66
卫	励进私塾	张光熹	69
古	抗战前松隐小学的学生组织	潘晋元	73
今	乍浦河面上的一场悲剧	朱甲生、吴肇英口述,汤珩整理	75
	临时防疫医院	朱子云	77
追	金山县境集镇兴衰纪略	马昌焯	78
源	关于金山岛的考证	陈积鸿	84
溯	潮泥滩的兴衰	陆大奎	88
古	两个慈善机构	初在川 李水涌	91

军 故 轶 事	枫泾救火会史话	俞剑峰	93
	白崇禧邵匀视察	朱子云	95
	老茶客谈日升楼茶馆	沈毅	96
	元宵闹龙灯	初在川 李水泗	99
文 物 古 迹	西宁墓群	王效尧 知夕	99
	枫泾镇的桥梁 ——兼话致和桥及通津桥	俞剑峰 陈杰 洪稿 汤珩 孟珏	101
	古松与古松园	初在川 李水泗	103
	亭林古文化遗址发掘	初在川 李水泗	104
	枫泾园标	陈杰	106
名 优 特 产	枫泾土布的兴衰	俞剑峰 宋潜龙	110
	枫泾的麸皮业	宋潜龙	113
	松隐刷帚塚	朱子云	114
	千巷河篮村	许秀楠 洪稿 知夕 孟珏	115
	枫泾丁义兴的时令佳肴	陈杰	116
	亭林名产求	沈毅	118
艺 术 文 苑	高準诗篇:《念故乡》	高準	121
	标槐室近诗	彭鹤濂	125
	千巷乡的小白龙	许秀楠 顾伯奎	127
文 献 存 要	赐錕孙出国留学英伦	高吹万	129
鱼 雁 往 来	对《金山县境域内的三个古县城》一文的商榷意见	王效尧	130
	我对《对金山县境域内的三个古县城—— 一文的商榷意见》的复见	马昌焯	132

回忆《新华日报》

范 剑 涯

编者按：周恩来同志长期领导《新华日报》，今年是他九十寿辰，又是该报创刊50周年，中共重庆市委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共同在重庆市建立周恩来全身铜像一座，以志纪念。本文作者范剑涯同志是本县山阳乡人，1930年曾任中共金山县委书记，后长期在《新华日报》工作，本刊特约撰写此文，以怀念周恩来同志。全文将分期刊载。

（一）

一张“特殊”的党报

从抗战初到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公开发行一张党报——《新华日报》和一份党刊——《群众周刊》。该报在建国前存在了九年多时间，对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华日报》筹备于南京，创刊于武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封闭。这一报一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谈判共同抗日时商定出版的，所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人们曾把这张报纸称为“特殊”的党报，因为它既不同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也不同于资本主

义国家的共产党机关报，如法共的《人道报》，英共的《工人日报》。它们生存在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条件下，而《新华日报》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在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斗争中生存的。它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高举抗战到底的旗帜，象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耀着广大的国统区。

报纸出版不久，1938年4月2日党中央在《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要求：（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尽一切力量帮助党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报纸，每个同志应尽可能订一份报纸，并帮助报纸的推销和发行，帮助建立通讯工作，建立读者会。正由于这种全党办报的指导思想，使这张“特殊”的党报克服各种艰难困苦，能够同当时“小骂大帮忙”姿态出现的《大公报》在发行量上并驾齐驱，而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许多报纸远远抛在后边。毛泽东同志1945年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时，曾风趣地说过：“《新华日报》有那样多的读者，足见人心所向，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我们充满胜利信心。”还赞扬说，《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报纸工作人员高兴地称自己是“新华军”；还编印出版一份内部刊物《新华军》，报导大家的战斗生活。

报纸创刊时期在武汉，受长江局领导。当时王明企图控制它以推

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遭到报纸主要负责同志的抵制，虽曾被阻止发表毛主席的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但中央在给报纸一周年贺电中，肯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用三句话概括成绩：“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报刊，很难进入国统区，所以《新华日报》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各种政治势力了解我党政治主张的重要资料，也是各国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各共产党了解我国革命进程及经验的文献。

(二)

坚持最后撤退

1938年10月25日，当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市区时，竟发现当天的《新华日报》在某些地区的街头张贴着，敌人极为震恐。

抗日战争才进行一年，国民党战时中心的武汉，在日寇水陆两路的猛烈攻势下，陷落的威胁很大。党中央为使《新华日报》不致因战事影响而停刊，便派一部分工作人员，由吴敏（即杨放之，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率领去西安，争取出版西北版；另派少数同志到重庆筹备，一旦武汉失守，报纸就可在重庆出版。西北版的出版没有取得蒋介石同意，在彭德怀同志的建议下，后将人员和器材输送到太行山根据地，出版了华北版。以后又出了太岳版。

在武汉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报社决定及早疏散人员和物资。当时交通工具非常困难，报社雇了两艘大木船，装载印刷器材和30多人，

溯江而上，前往重庆，结果竟走了半年才到达，那时报纸早已在重庆出版了。不幸的事发生在大部分人员从武汉撤离时。仅仅离武汉沦陷之前三天，即1938年10月22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共同租了一艘名“新升隆”的小火轮，由季克农同志率领，从汉口而上。仅留下总编辑章汉夫等7人，仍继续在武汉出报。第二天，船到湖北嘉鱼县燕子窝停泊，同志们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战形势。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决定下午四时启碇。岂知大部分同志回来上船后，四架敌机发现了目标，接连投弹，往返低飞扫射，小火轮中弹起火，船体逐渐下沉，中弹和葬身江中的达数十人（其中还有要求搭船的难民）。经查明：《新华日报》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牺牲16人，八路军战士8人。这是《新华日报》在抗战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占当时报社工作人员的10%以上。他们中有的同志为了救救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事迹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后来在重庆举行追悼大会时，参加群众达5000多人，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吴玉章同志代表党中央向烈士们悼念致敬。

坚持在敌军大炮下出版报纸，当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为了报纸能坚持到最后撤退，武汉地下党派来印刷工人支援。那时，国民党的所有报纸，早已从武汉撤走。武汉局面混乱，纸张短缺，10月21日起改出四开一张。10月25日敌军进入武汉市区，但《新华日报》坚持工作的同志们，24日晚上仍然紧张地编印25日的报纸。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那晚上，恩来同志来到

编辑部，口授25日报纸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宣告：“我们一定要回来的！”那时虽然炮声隆隆，敌人近在咫尺，但思采同志镇静自若、临危不惧的伟大气概，给大家以极大鼓励。25日凌晨一时左右，报纸快要印刷了，编辑部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留守人员的电话，说日军已经逼近市郊，请思采同志马上撤退。于是，《新华日报》在武汉坚持到最后撤退的7位同志，即带上事前打印好的7份报纸清样，坐上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随同离开了炮火轰击下的武汉。爆炸声在市区响开了，整个武汉在一片火光映照下。以后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当天的《新华日报》印发了一部分，由他们派来的工人同志们散发了，并且还在大街上张贴了一部分。

(三)

“疲劳轰炸”奈我何

1939年5月3日和4日两天，日寇对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市区，连续进行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把热闹的两条大街，化为灰烬。《新华日报》一部分房屋被炸毁，但第二天仍照常出报。国民党趁此机会命令重庆市的报纸一律停刊，改出联合版，图谋扼杀《新华日报》。周副主席洞察其奸，向蒋介石政府提出：“联合版”必须限定时间，否则《新华日报》不参加。同时，我们还联络四川地方报纸，共同提出一致要求，国民党被迫同意重庆十大报纸出联合版，为期一月。《新华日报》于六日起与各报一起暂停出版，参加了联合版，派出潘梓年（社长）、章汉夫（总编辑），这几个同志去

工作。同时积极筹备迁郊区出版。

由于敌机日夜轮番轰炸，在市区继续工作十分困难，于是将大部分同志及印刷器材疏散到郊区磁器口的高峰寺，继续出版《群众周刊》和马列主义书籍。留在市区的同志，除记者、发行人员照常工作外，还有几个同志在大街上办了一张大型墙报，油印了一份小报，到处散发、张贴，宣传抗战形势，声讨敌寇暴行。这件事震动全市，人们纷纷前来索取小报。

在国民党一再拖延下，联合版出到八月份，连国民党内的一些报纸也不愿再联合了。这时《新华日报》在总经理熊瑾玎同志的努力下，于郊区化龙桥虎头岩盖好了简易的办公室、印刷厂和宿舍，报纸在上海抗战二周年（8月13日）复刊了。报社新址有两处防空洞，大门旁较小的洞安装了印刷机和铸版设备，雨山下较大的洞能容200人，作为躲避空袭的处所。洞内有全套铅字架，有几张小桌备编校人员工作之用。在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敌机除在月黑天不敢出动外，只要有月亮，不分昼夜，连续轰炸重庆，人们称为“疲劳轰炸”，因为轰炸使人们疲劳不堪。但“新华军”的精神是：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决不能让《新华日报》停出一天，不管国难再大，也要克服。

整个防空洞是阴暗、潮湿的，照明只有几盏油灯，写稿、编辑、校对、排版，每人只给一支蜡烛，这是夜晚。白天还得在洞里睡觉。那时大家都年青，但时间长，人们也就憋起许多病来，如关节炎、

肺病、疟疾、痢疾等。那时重庆医疗条件十分差，报社虽有医术高明的老中医“熊老板”，还有位有经验的西医大夫，可药品奇缺，连奎宁丸、止痛片都要从外国进口，我们就更难买到，所以大家只有用革命的活力辅助中药，就这样挺过来了。

报纸恢复出版后，高峰寺印刷所仍继续印刷和装订马列主义书籍。尽管我们的条件不能同国民党报纸比（比如印刷，人家是轮转机，我们只有平版机；人家的交通工具是汽车、摩托车，我们是自行车加步行），但《新华日报》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在重庆的报纸中，保持出得最早，印得最好，最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必须一提的是：1940年2月18日凌晨，报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特务将全部工作人员绑架，并秘密禁闭起来，当局却矢口否认。直至传出讯息，才知道同志们被闭的地点。后来，经周恩来同志提出严重抗议，当局才答应释放。这只是国民党迫害《新华日报》的严重事件之一。

（未完待续）

（编者注：《新华日报》影印本由上海书店出版，共13册，定价1300元，正陆续发行）

朱泾万鼎顺酱园

朱泾镇东首的万鼎顺酱园，相传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民国19年前后，有上海董家渡顺利粮行经理吴舒之（金山县泖桥人）、萧狄初（奉贤人）、戴炳铨（川沙人）三人合股，分别投资30%、30%、40%，向原老酱园收盘过户新成立的，店名仍称万鼎顺。当时推举戴文元（炳铨子）为经理，俞忠义为副经理。资本总额约折合600石至700石。五开间门面的店中央高悬着“万鼎顺酱园”五个金字横匾额，柜枱上竖立着“官酱园”三个金字青龙招牌，颇有气魄。

三位股东均系异乡人士，情投意合才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吴舒之是上海颇有实力的粮行经理，货物运输经常托戴炳铨装运；而戴氏祖辈一向以运输业为生，自有浦东大木船几般，为人守信，颇得吴氏信赖；萧狄初则是吴的外甥。三人都认为合伙十分可靠。

30年代的酱园都是手工操作，设备比较简陋。收盘下来有几十间破旧瓦屋，400多只酱缸，几副灶头，略请匠人整修，即开始生产经营。起先在酱园业中轧不上名次，只好先做酱油生意。酱油生产的工艺在北魏时期已经有了，相传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原料是黄豆加辅料面粉，经蒸煮，发酵，辅适量盐水，日晒夜露，并经伏天暴晒，然后用木榨榨出来的就是酱油。品种分：单套、双套、晒油三种。晒油必须经伏天晒过，所以又名三伏晒油。其香味馥郁，鲜美醇厚，不加化工原料，可以久贮不变。生产酱油周期长达一年，资金周

转慢，但利润很高，所以人们称之为“黑漆衙门”。万鼎顺在开业初期，每年投料黄豆约400——500石左右。

除生产酱油外，经股东商议后，认为烧酒生产好处是：投资少、周期短、得利快。从原料到成品，夏天只要7天，冬天多至12天，资金周转一个月达三、四次。在旺销时节店内可以抛出期货，先收到款，借用人家头寸运转，当时一天投料十石米左右。烧酒有散装和瓶装两种，灌成瓶酒的贴上“一百余年老店，特产苏杭名酒”商标字样。此酒回味清香，深受顾客青睐。

几年之后，店内又增加了黄酒作。古代黄酒一般在霜降后到立春前投料，一年成熟。黄酒越陈越香，所以又称“陈酒”。它占用资金大，因为周转有困难，所以除一部分自管外，另外采取客户来料加工。行话叫“寄作”，即收客户一石（160市斤）白元米，兑换黄酒五坛半（275市斤），但实际产量有320斤以上。超产的50余斤黄酒以及糟粕均归加工方收入，用这样滚雪球方法，原料越滚越多。

成品销售以门市部为主，兼之零楚批发。店员对顾客热情和气，农民上街可以先把空甕、空瓶、空甕暂寄在店堂内，店员用朱砂笔写上姓名；等农民卖脱农产品后再来拷酱油。买去的瓶装酒，店员用绳子代为扎好，散装酒来瓶免费送软木瓶塞，瓶子不干净，还帮你洗清。一到夏天店内备有凉茶、仁丹、沙药水、伤膏药等，免费供应。店里生产的“下脚”糟粕之类，常赊销给农民。事先预约，并发给一个折子，折子上写着“凭折提糟，先提后付，冬至结帐，不计利息”十六

个字。所以，每天生产的“下脚”，天天出清，店方不愁卖不出去。因有此优惠，所以吸引了不少远方来客。如北部泖港、新五里、松江境内的顾客逢年过节都搭了船来，带来不少瓷瓶罐，乐意来店购货。农民习惯地称“万鼎顺”为“东糟坊”。

批发业务方面，经营范围从本镇一直发展到平湖、南汇、川沙、松江、上海等地，远近达200里路。近镇的由店内工人用肩挑送上门，斤两加足，“送力”归工人收入；外地送货有自备船只，工人送下船，“下力”是店方支出给工人的，所以装运及时，不失信用。

生产用的主要原料是粮食。粮价在敌伪和蒋管区时期起伏很大，有时如脱缰之马。经理天天听电台广播市场行情。上海有人通过股东吴舒之关系了解全国各地粮价，然后通长途电话报告商情，看准时机，或购或抛。秋收时金山粮价低于上海浦东一带时，就大量在金山收米，以米为烧酒原料；一到夏天米价上升，就通过上海粮行购进北方高粱，以高粱做烧酒原料。造酱油原料用的黄豆，由店主派人直接到东北产地去采购，再由火车直运上海。其辅料原用面粉，因面粉价高，改用面粉厂“下脚”——四号粉代替，价格可低于面粉30%左右。四号粉的氨基酸成份多，产出率高，比同行生产成本低20—30%，而销售价需比同行高一点，因此直接销往大城市——上海。企业盈利就高于同行。

万鼎顺除经营本身业务外，还投资入股于朱泾德丰米行、新公太米行、朱泾钱庄、闵行万昌盛酱园等企业，如此店方可以调度头寸，

或建立代购原料关系，可以扩大业务活动范围。

为了进一步开展商务往来，该店还自费开挖作坊旁边一条几百米长的河道，改变了原来流水淤塞的局面。河道疏通以后，也保证了每天几个作坊生产用水的需要。

以上这些独特的生产经营方法，实为一般同行望尘莫及。

据年已古稀的当年管作先生郭金华称：企业兴盛时期万鼎顺全年造酱油黄豆达1500石，用四号粉900担；造黄酒用白元1500石，出黄酒1万坛；烧酒用粮近5000石，制醋400石，总投料用粮9千石左右。当时以双石田稻计算，要4000亩土地生产的粮食才能满足它的原料需要。

企业管理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平时有正副经理掌管企业的经营、用人、生产决策等等，其他二位股东一般不来顾问，只到了年终碰头。管理机构下设财务、管作、营业三个部分。财务有经理之子林森掌握，杨企平协助之；管作总负责郭金华，包括酱油作、白酒作、黄酒作、醋坊作、糖坊作（每个“作”有一个“作头”，由“作头”聘请生产工人，包括工资都由“作头”师傅决定）；营业部由郭新奎负责。业务范围包括批发、门市部、船运业务接洽等，人数有60多人。用人做到量才录用、各司其职。尤其对管理人员配备要求尤高，都要业务精道的内行。经理先生鉴于小儿子当时年岁尚幼，特地送他到客店去学习，学业期满后回店安排其做适当工作。

选择生产工人要挑选技术精湛、确有把握的人来工作。店方经常

任用嘉定南翔帮师傅做黄酒，浙江海盐帮师傅做酱油，也有就近雇采糖坊师傅。雇用时一般口头有个协议，以每石粮食为标准，要求生产出一定产量、质量的成品，然后按成绩给以多少薪水报酬，到年底如果完成得好，另给一定红利，作为奖励；如果做坏了，一般下一年不再任用了。季节工的工资形成是以件计工，任务完成也就终止雇佣关系。企业的季节工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开支计划性强，盈利也就稳操胜券了。

员工的薪金待遇优厚，为本县商业雇佣薪金之冠。一般店员月薪糙米二石，高的有三石。如是学徒，除吃饭还发鞋袜钱几斗米。店方规定：每人每年发十三个月工资，给休假期二个月，如规定的假期少休或不休，店里如数再补发工资；如果休息超过二月，按规定扣发工资。到了年终根据盈利和工绩，再发红利以资奖励（多的达几个月工资）。膳宿由店内供给。全年店主还赠送每个员工几坛酱油和酒，以便回家过年。体力劳动师傅工资比店员略低，但力费加起来与店员也不相上下（企业原料到埠，成品送下船，一切上下搬运都由企业支付力费，归工人收入，但支付标准要比市场价低一些，做到劳资双方均有利。企业物资自己装卸有利快装快运，同时搬运小心，减少损失，可谓一举二得）。

万鼎顺的工资标准，到了公私合营后仍然比一般企业高出将近一倍。

店方的兴旺发达，财力的雄厚，也引起了地方绅士的注目。当时

有人一度要推举经理戴文元当镇长，戴氏怕影响自己事业，婉言谢绝了；最后实在推不脱，就另行委托别人出任，自己宁愿暗中贴钱。一时在地方上负担的救济费、救火会费、同业公会费等，均力求必应，免惹是非。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到处烧杀掳掠，万鼎顺也不幸免。五楼五底的门面被日寇放火烧光，连同二块金字招牌也付之一炬。幸亏第二道楼房前预先造了一道防火墙，火焰被阻隔过不去，否则损失还要惨重。遭此挫折后，戴文元并不灰心，不久耗资大米千石，重建二道楼房恢复营业。现在的店面就是那时所建。

抗战胜利以后，戴文元总以为可以安居乐业了，不料又遭到绑架事（详情见本期《万鼎顺发生的三件事》一文），经济损失很大。

之后，吴舒之、萧狄初二位股东因无意经营，经三人商议，将股份全部并给戴氏。从此万鼎顺酱园变为独资企业，直到公私合营为止。

1956年元旦，金山县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万同顺酱园、裕茂蜡烛店、糖坊、茶食加工相继并入万鼎顺，企业名称定为“公私合营万鼎顺酱园”。戴氏父子安排为业务生产股长，企业人数增加到一百多人。企业登记资金为8万元，约折米3000石。

现在戴林森先生年逾花甲，已光荣退休，企业仍聘他为顾问。戴先生继续发挥余热，曾多次被评为企业先进工作者。

万鼎顺酱园的职工队伍也涌现出一批人才，先后输送到政府机关、公安、工会、企业部门去工作，已达9位同志。有的已担任领导工作，